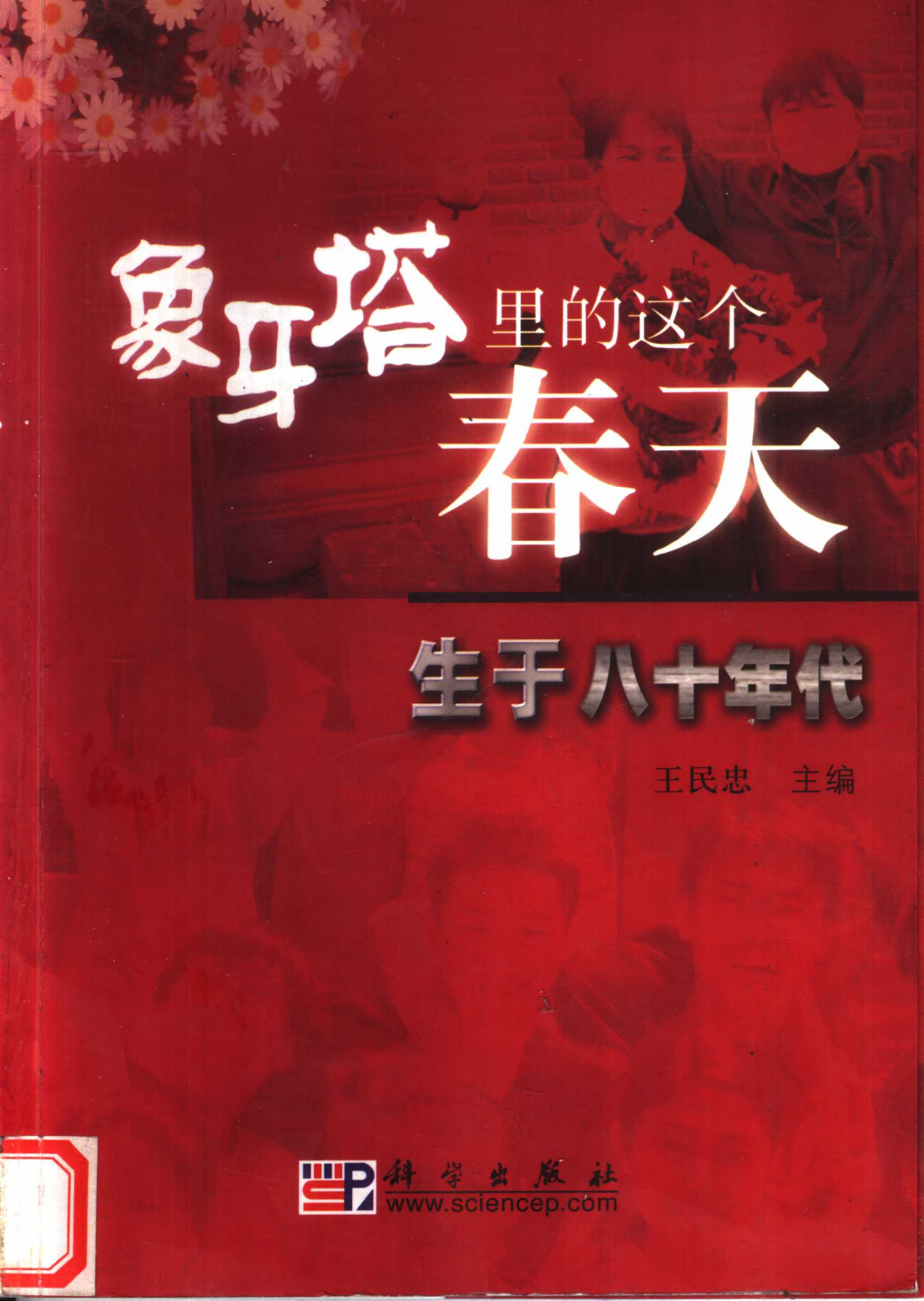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ep red. In the top left corner, there is a cluster of white daisies with yellow centers. The upper right portion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faded, black-and-white photograph of a family: a man, a woman, and a child. The main title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first part, '象牙塔' (Ivory Tower), is in a traditional serif font. The second part, '里的这个' (in this), is in a smaller, simpler font. The final part, '春天' (Spring), is in a very large, bold, and highly stylized font that dominates the upper half of the cover.

象牙塔里的这个春天

生于八十年代

王民忠 主编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王民忠 主编

象牙塔里的这个 春天

生于八十年代

科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生于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与改革开放同龄的一代，成长环境优越的他们能否肩负起祖国明天的希望这个问题一直是社会有识之士密切关注的焦点。因为非典，这一代人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他们在与疫情的抗争中成长。本书选取了30多名大学生非典时期的心灵独白，记录了当代大学生在面对SARS肆虐时的最真实的见闻与感受，抢拍了这一段稍纵即逝的特殊岁月里大学生的心路历程。她留住了一段历史，凝固了一段岁月——她是生于八十年代的青年在危机面前提交的一份本真的答卷。

本书可供在校大学生、学生家长、教育界人士、关注或研究大学生群体的人们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象牙塔里的这个春天：生于八十年代/王民忠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8

ISBN 7-03-011965-7

I. 象…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70943号

责任编辑：卢秀娟 李艳霞 / 责任校对：陈玉凤

责任印制：安春生 / 封面设计：耕者设计室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3年8月第 一 版 开本：A5 (890×1240)

2003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7 插页：1

印数：1—8 000 字数：145 000

定价：14.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象牙塔里的这个春天

——生于八十年代

编委会

主 编:	王民忠				
副主编:	赵 锋	何 进	狄 涛	邹华东	
编 委:	石新明	沈 崑	洪 亮	王建辉	
	张 涛	张百年	丁煦生	曲 涛	
	刘新军				
编 务:	徐景泉	刘 彦	陈忠奎	白 亮	
	时训先				

为了忘却的纪念

曾记得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一幕：一只不幸的羚羊，在经历了短暂的生死追逐后做了狮子的美餐，但转眼之间，刚才还四散逃命的羊群又重新回到了原处，就在同伴血迹斑斑的尸骨旁，继续若无其事的吃着青草。本不期待羚羊能有什么惊人之举，但我当时还是惊诧于它们的麻木。

人类与羚羊没有任何联系，但我同样惊诧于北京的恢复速度。在今天，无论你徜徉在街头巷尾，还是聚会于餐馆、商场，已找不到丝毫的异样，很难相信就在一百多天以前，那个连肉眼都看不到的小小微生物，真的把我们吓着了：偌大的北京城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菜价飞涨、食盐断档不再是遥远的传说，店铺关门，学校封闭，恐慌从四面八方袭来，无孔不入，以从没有过的放大笼罩了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连平常最不经意的呼吸也变得小心翼翼，仿佛一次深呼吸就会吸入足以使人致病的细菌。到处都在恐慌，饥不择食的国人开始用炮竹、绿豆汤送起了瘟神。北京人不再受欢迎，中国人的微笑不再迷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似乎成为了一个恐怖地带。

然而，今天这一切都要过去了，似乎一切都不曾发生。“时间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做‘流言’的种子。”我曾经不止一次的为时间的神奇力量所震撼，历史上多少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人物，在它面

前佝偻了腰背，英武渐渐不再，直至消失的无影无踪；多少悲欢离合、痛不欲生的情感创伤被它弥合。时间真的能够埋葬一切吗？屈指可数，我们不再焦急地守候在荧屏前等待那些揪心的数字才不过百余天！记录着特殊历史的一页就这样被翻过去了吗？一种复杂的情感始终困扰着我，无法得以排解，不知是留恋、惋惜还是怀念那段日子……

直至看到了同学们的征文，我才有了答案，原来我需要的是一个为了忘却的纪念，是同学们当时的记录填补了我的缺憾。透过同学们真实的文字，我仿佛又听到嘹亮的号角再次响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再熟悉不过的旋律，简直就是为刚刚过去的那个特殊的春天而谱写的，它简直就是我们众志成城抗非典战斗的真实写照。

二

文字默默无闻、色彩单调，但它却能抵御时间的风化。昔日的罗马帝国早已不复存在，愤怒的火山吞噬了古老的庞贝城，横跨欧亚的金帐汗国早已灰飞湮灭，漫漫黄沙又吞没了多少繁荣的古国。但是，一部《荷马史诗》、一部《诗经》、一部《罗马史》依旧承载着悠悠的历史在人间传诵。语言、文字似乎是这个世界上最柔弱不堪的东西了，但是，时间却对他们无可奈何。有感于语言、文字的伟大，触发了我们试图把同学们实时的见闻、感受留下来并结集出版的念头。

然而，我们将这样的文字呈现出来仅仅是为了不被忘却吗？诚然，我们期望这本书真实地再现那段刻骨铭心的日子，但我更愿意把它视为一面镜子，一笔财富，一部不可多得的教材。

个人和国家一样，要面对的最大考验都出现在危机时刻，而个

人和国家的根本品质，无论是杰出还是缺憾，也都在这一刻被放大呈现。1941年的英国之所以显得伟大，是因为在整个欧洲陷入无边的黑暗时，她顽强地挺了过来，并给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了希望；纽约市长朱利安尼在2001年9月11日以后备受尊敬，是因为他在人人恐慌时，率先站出来，给予公众以心理安慰。那么面对SARS，作为当代青年杰出代表的大学生群体的表现，必然倍受关注，甚至于涉及到对一代青年的评价。所以，尽管这里只是一些大学生的日记和征文，除去其具有记录一段历史的功效外，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有机会走进当代青年大学生的内心世界，解析他们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青年大学生素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因为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未来。对这些被同龄人羡慕的群体提出批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当他占有的社会资源越多，知识能力越高时，公众对他们抱的期望值就越大，对他们的道德品质和责任心的要求也会越高，一旦这种心理预期和现实发生了巨大的落差，就很容易引起社会情绪和舆论的反弹。

社会上关于大学生的议论始终褒贬不一，但近年来似乎批评更多一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批评有“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有知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志向、有文化没有教养、有青春没有热血”等等、几乎成了他们的临摹像。有人更将University嘲讽地音译为“由你玩世界”或“由你玩四年”。不知道是不是巧合，1996年，就在这个我国第一批独生子女跨进大学校园的年头，北京大学兴起了“文明修身运动”，学生社团先后请出季羨林、张岱年等一批德高望重的大师级学者出面纵谈修身问题。1999年5月，也是这一代青年在巨大的悲愤中走上街头，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野蛮暴行，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我们新一代大学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正义感，有正确的判断力，有法制观念，是大有希望的一代，值得信赖的一代，是有能力建设21世纪的一代！”

2003年春天，SARS来了，部分同学的回家引发了近年来对新一代最激烈的批评，有人说他们可耻，为他们感到害羞，有人说他们卑鄙，有人说他们丑陋，毫无理智，如此等等。这种批评后来甚至上升到对整个80年代生人责任心的质疑。预计，这场由SARS引发的关于当代青年的大讨论，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够为这场讨论提供一些可靠的依据。因为已有的评论表明，大多数评论者对这一代青年并不太了解，或者说至少了解得不够全面。

应该如何看待当代青年出现的问题呢？

批评固然是一个办法，但不算高明，对出现问题的原因仔细分析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在计算机专家的眼里，每个赤条条来到世上的人，不过只是一个硬件而已，其表现及与他人、社会的兼容性更多地取决于软件，而这些软件恰恰是由社会提供并安装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的本质是由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决定的”。所以青年人出了问题，社会是否更需要首先反省呢？我不想为谁辩护，只想共同来面对所出现的问题，因为他们只是问题的果而非因，问题出在年轻人身上，根由却不全在他们，我们收获的其实就是我们曾经播种的。

譬如回家，其实未必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即使是，又有几个是他们独立完成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孩子成长的摇篮。法国福罗贝尔的话不无道理：“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操在掌权者之手，倒不如说是握在母亲手中。”世界上，没有不爱孩子的父母，但不少父母的出发点和他们希望达到的效果往往大相径庭。有一则古老的寓言，讲的是“老人、蛇与青蛙”的故事：一个周末，渔夫照样去出海，偶然发现他的船边游动着一条蛇，嘴里还叨着一只青蛙，这位老人可怜那只青蛙，就俯下身来轻轻地拿走了青蛙，把它放跑了。但又可怜这条饥饿的蛇，于是找了点食物喂到了蛇的嘴里，蛇快乐的游走了。这位老人为自己的善

行感到很欣慰，因为他救了那只青蛙的命。然而，几分钟后，他突然听到有东西在撞击他的船，于是朝船下一看，渔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原来，蛇又回来了。但嘴里叨着的是两只青蛙，而不是一只！我们奖励的，往往不是我们所期待的。

这也许说明了一个道理，用父母的幸福来栽培孩子的幸福是可怕的。我很欣赏林则徐的两句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则增其过。”如果我们每一个做家长的，也能够从对学生的批评中悟出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的学生将会更加可爱！

在这本书中，你会发现，面对SARS，绝大多数的学生并没有选择逃亡。他们从最初的惊恐无助、人人自危、惶惶然一心只想逃回家，到了解信息、建立信心，然后渐渐地平静下来，开始冷静客观地面对事实，走的是一条成长的路。在这本书里，你还会发现，当生命受到威胁之后，他们开始对生活格外珍惜，对亲人、朋友更加珍视！正是SARS给了他们一个难得的机会去感悟生命的真谛。

而且，我们甚至认为，这些可能不算是英雄的青年学生，却也是校园里最可爱的人。因为面对危机，每一个以国为家的人，都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而他们，做到了以校为家。校园保卫战本是为保护他们而打响，但这些年轻人却没有躲进安全岛，而是用积极地行动表明与学校共渡难关的决心。一代新人的表现使我们这些做老师的深感骄傲和自豪。

他们喜欢张扬个性，崇尚自我设计，不太关注集体的力量，常常抱怨纪律对个性的约束。但是，面对SARS，当他们发现了个人的渺小与集体的伟大，看到了纪律的不可或缺，越来越多的同学自觉加入了战斗的行列，欣然遵守着苛刻的纪律，甚至还能“大义灭亲”，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和衷共济、众志成城。

他们喜欢F4，也推崇大话西游式的贫嘴，扯起帅哥、美眉、

恐龙也真的在行。在他们眼里，拾到东西上缴是应该的，但写出来就显得俗气，因为他们习惯于把高尚理解为作秀，把感动理解为幼稚。但是，面对SARS，他们能被曾视而不见的保安所感动，因为面对保安的镇定，恐惧的自己显得太渺小；家里一天十几个唠叨的电话不仅没有烦着他们，却能使他们落泪。

他们在充满关爱的氛围中生活的太久，神经好像已经麻木。接受帮助那是天经地义，习惯于抱怨而少有感恩。但是，面对SARS，他们学会了感谢，感谢在危机中看到的关爱与平和：一节只有20人的课，老师依然一丝不苟，就能让他们突然觉得心头一酸，发出“我们的老师实在是不容易”的感慨；校广播台不厌其烦地一遍遍地播放《防治非典工作专报》，竟然使他们觉得学校像个母亲，心里暖暖的。

他们总觉得“死亡”距离自己很遥远，至少七十岁以前的每一天都是属于自己的。但是，面对SARS，他们认识到生命的无常和脆弱。这些健康的年轻人终于有了了一个机会，一个以往不多的机会，将自己推到生命的边缘做一番考究。结果就是，他们找回了自己的责任，升华了对生命意义的认识。

社会很容易根据青年人的一面去推测他们的全部，其实，他们还有我们平常不常看到的另外一面。在平静的生活中，他们或许不够完善，但面对危机，他们比我们推测的要出色。SARS是恶的、丑的，但它也强化了它的对立面美的、善的东西，这种现象使我想起了贾平凹的小说《怀念狼》。猎手天生就是为狼而生的，不能打狼了，猎人会极快地衰老和虚弱，惶惶不可终日。因为，狼不存在了，猎人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同样，当死亡及其降临变得不可把握时，年轻人最大的反应就是表现出勇气、力量、智慧和热情。所以，与其说年轻人缺乏我们所期望的品质，不如说我们努力驱散的那些灰色，使他们的生命失去了光彩。人的一生，只有在与“对手”抗争中才能璀璨。猎人不能没有狼，生存，就是一个与狼共舞的过程。

人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不快、痛苦及苦难，它可能将一个人压垮，但也可能使人获得一个新的自我。尼采曾发出这样的赞美：“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而卡夫卡也说过：“那来自地狱深处的声音乃是最美妙的歌声。”为青年学生的成长，我真诚的感谢 SARS！我们这一代人曾不止一次扼腕长叹！恨不早生六十年，大渡河畔美名扬！恨不早生五十年，太行山上打东洋！恨不早生四十年，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但他们将不再遗憾，因为，赶上了非典！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们或许还不是勇士，但他们在危机面前会成为勇士，对此，我坚信不移。

恩格斯有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我理解这里历史的进步包括了青年的进步！在突如其来的危机面前，我欣喜的看到，五四精神并没有消亡，它正在一些年轻人身上熊熊燃烧，“脊梁”就在我们身边。

八十四年前的这个季节，在中华民族面临危难与耻辱的时刻，一群大学生高呼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走上街头，唤起民众的觉醒，揭开了中国近代史新的一页。时势造英雄。我相信，在那样的特殊时刻，我们今天的大学生一定也能冲上去。

四十六年前的初冬，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礼堂对中国留苏学生发表过一段著名的演讲，我把它抄录于此，送给所有的青年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三

文学，只有当它被阅读时才成为文学。就像萨特所说：“文学客体是一只奇怪的陀螺，只有在运动中才显出其本色。为了使文学出现，必须具有一种具体的行为，它就叫做阅读，而且，文学只能随着这种阅读的延续而延续。除去这一条，纸上就只留着黑色的污迹。”我们有幸，因为我们生活的时代各种书籍多如繁星，根本不必担心无书可读；我们又不幸，因为能够找到一本好书几如大海捞针，读后无悔就更成为一种奢望！于是乎，“悲剧”不断重复上演：大量文章的读者几乎只有作者自己。由此，我们不甚惶恐：在当今这样一个盛产文章的年代，我们这本征文集会不会被茫茫书海“淹没”，会不会成为“眼球经济时代”的“弃儿”？

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征文发起者的敬佩。因为他们发起的征文是战斗的檄文，廓清了同学们因过度恐慌而产生的茫然；这些征文是珍贵的史料，当我们还在恐慌的时候，他们却已将这些恐慌记录下来，把曾经存在于我们中间，却又是稍纵即逝的一段能够反映历史的特殊岁月里大学生的心路历程抢拍了下来；这些东西的珍贵还在于其不可再现，在这本小册子出版之前，我们曾经想补上更多的东西，但后来发现，事过境迁后写出来的东西大多已不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缺少了鲜活与真实，些许都会露出理智后今天雕琢的痕迹。相信，SARS可能再来，但已经过去的那种恐惧将不会再现。是这些征文的发起者为我们留住了一段历史，凝固了一段岁月。事过境迁，有不少人在寻找那段日子的见证，一幅面颊上留下相对白皙的口罩印迹的摄影作品，得到多数的参评人员的认同，成为那段特殊日子最具代表性的写真品，其实，最为珍贵的还是那段日子的心路历程的回放。

不仅如此，我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整理、编辑工作，标量我们对青年的认知、判断，至少唤起我的同事们更为全面、客观地看待、理解青年，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年教育。倘若，

我们的努力和尝试能引起同行乃至社会各界的共鸣，那无疑是再好不过了。假若，我们的用心带来的是质疑和商榷，那也未尝不可。但有一点我想是毫不含糊的：“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关心、引导和教育青年勤于学习、善于创造和甘于奉献永远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的神圣职责。

王民忠

2003年8月1日

—— 宽容 理解 信任 期待

——与央视主持人王志“面对面”

2003年4月19日，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播出了王志采访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的节目，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钟南山、张积慧、姜素椿、王岐山等抗击非典的焦点人物就被王志主持的《面对面》“一网打尽”，以至于《面对面》和王志被许多媒体冠以“非常时期”观众心目中的“非常栏目”和“非常主持”之美誉。与此同时，王志“质疑”、“尖锐”、“犀利”甚至“使坏”和“咄咄逼人”的主持风格为人们津津乐道。当本书编者几经周折和他联系上并“面对面”地交谈之后，我们在领略其主持风格之余，又不禁为他对人尤其是对当代大学生宽容、理解、信任和满怀期待的一面深感敬佩和信服。

对话主题：非典之后话当代大学生

对话时间：2003年7月26日

编者：非典时期，您采访过大学生吗？

王志：没有，当时没来得及，而且高校封校进不去。

编者：前一段时间，《为八零后出生的大学生感到羞耻》的网络文章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对此，您怎么看？

王志：大学生被关注是客观的，是可以理解的。通常在两种情况下，大学生容易引起关注，那就是在有新闻和没新闻的时候。在有新闻的时候大学生往往走在前列，思想很活跃，也有激情；没新闻的时候，大学生仍是社会的“骄子”、中坚力量和民族的希望，他们在整个社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因此，在非典这一特殊时期，大学生的一举一动自然牵动众人心，也理所当然会受到社会的考评。

编者：这篇文章认为，一些大学生“逃离”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终于现了“原形”。

王志：为什么说现了“原形”呢？现了什么“形”？我不太赞同扣大帽子！面对危险和生死关头，人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和权利，人人都可以选择安全、健康的生活方式。

编者：有人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小皇帝”、是“蜜罐子里泡大的一代”，非典就折射出他们这样的“原形”。

王志：我也听说过类似的话，但是，按年代将人群区分开来就一定科学吗？诚然，每个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就像常言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但是，特别值得提醒的是，人与人之间没有优劣之分，我们不能说某个年代的人就一定比后来的人优越，每个时代的人既有特殊的优点又有自身的弱点。

编者：也就是条件变了，不能一味地生搬硬套。

王志：对，我们总不能按照某一年代的标准来要求当代的大学生吧。至于说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是“蜜罐子里泡大的一代”，我以

为，蜜罐有什么不好呢？生活条件允许喝蜜了，为什么还要强迫喝苦水呢？再说蜜也是有营养的，喝了有好处。换做几十年前，就是想喝蜜恐怕也未必喝得上。我不太赞同机械地、绝对地或者说人为地划分人群，这样划分人群难免僵化、教条并且给人某种不太好的暗示。

编者：但是，社会上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现在的一些大学生在某些方面的表现让人担忧。

编者：我们的确相信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不错的，但也不排除个别情况。比如，非典期间，一些同学借“家长不放心要求回家”等种种理由私自离开学校。

编者：非典期间，我们耳闻目睹许多感人至深的人和事，我们也在电视上看见您在采访张积慧时感动得潸然泪下。可是，有人说出生在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很难被感动了。您觉得是这样的吗？

王志：我相信人始终会越来越聪明，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也会达到新的平衡。生活环境变了，不能瞎操心。对待大学生我们首先应该信任，相信他们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相信他们会比我们更有智慧。

王志：离开就是离开，不要找任何托词，因为，当灾难来临之际我们非常希望万众一心。但是，我们又要看到学生离校好的一面，至少学生健康回来了。危难时期，保全了自己，才能保全大家。我们不能苛求每一个人，学校不是部队，即便是部队还有开小差的呢！也有医生临阵退缩的呢！什么事情只要有理由就要理解。当然，学生是特殊的群体又是社会的普通成员，必须讲公共道德、遵循社会的普遍规则。

王志：他们没有感动吗？“子非鱼，焉知鱼之乐？”非典期间，我每天都是发自内心地被一线的医护人员的故事打动并感动着，面对这些最可爱最可敬的人，我无法置身事外，常常被感动到忘我。只要内心是正常的，都会被美好的事物打动的。只是每个人有权利选择生活，有权利选择情感和感动方式。我们比大学生大，更应该宽容他们、理解他们、爱护他们。就像以前觉得穿喇叭裤、留长发是很了不得的事；有的人喜欢中式快餐有的人喜欢麦

编者：所谓“一代新人换旧人”了！

编者：您的节目在大学生中很受欢迎，他们尤其佩服您在非典期间表现出的勇气、毅力和敬业精神，请问您的这种精神源自哪里？

编者：在我们编辑的这本书里，我们试图用遭遇→感动→战斗→思考来描述当代大学生在抗击

当劳；我们当初上大学生活费只有18元，现在有的180、280、380元甚至更多。只要条件允许，只要是积极向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无可厚非。在我们栏目组就有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感觉他们有活力、有创造力。对他们我们就应该多看其优点，鼓励其发展。社会在发展，不是说要与时俱进吗？如果我们止步不前，那就不是别人不对，而是你落伍了。

王志：对！10年前谁想到有网络？谁能预料电视能有这样的影响力？那么十年后也是一个未知数。社会最终由10年、20年、100年以后的人来掌握。

王志：这个问题我已经说过N遍了，看来今天要说N+1遍了！采访、做节目是我的职责，在抗击非典的前沿阵地，没有退缩可言。我的职业要求我应该到疫区采访，我不止一次说过，当需要我们的时候，勇往直前；当有人阻挠我们的时候想想办法，继续勇往直前。换一个人也会这样。一个人做事私心太重，肯定做不好，这与“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是一个道理。非典时期，《面对面》讲述的是与大家息息相关的事情，受到观众的普遍赞誉。大家给我的荣誉太高，我很惶恐。有时候反而觉得不习惯当先进，难道先进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吗？当记者是正业，当先进是副业。对待荣誉不必太当回事，但不当回事也不好。不是人人都能做到宠辱不惊，但这是一种境界，是为人处事的方向。

王志：我可能与别人不太一样，我认为，记者需要冷静，需要在非典未发生之前能预见事态的严重，以引起重视，即“凡事先他人一步”。在“后非典时期”，人们往往很快就会遗忘，这是很不应该的。